

哲諺——祖先智慧的寶石

《台灣哲諺典》序

文獻所載的台灣俚諺，依據我粗略的估算，將近有七千條。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。台灣總督府編的《台灣俚諺集覽》收了四千五百條左右，片岡巖的《台灣風俗誌》《台灣人的諺語》收了一千三百餘條，吳瀛濤的《台灣諺語》收了三千六百餘條，加上其他俚諺集、零星文章及辭典所收，除去重複者不計，共約一萬條。

這一萬條俚諺可分為三種、四類、共五款。

第一種是成語，如「牛腸馬肚」、「鼓井底水雞」、「目睷大細蕊」、「儂來客去」、「三不五時」……等。這一類可以說是爲了補充或美化詞彙而創造的。是詞彙的延長，和抽象的人生經驗不太有關係。

第二種是歇後語，如「槓痾个落崎——知知」、「領頸生瘤——拄著」等，可以說是一種謎語。

第三種是諺語。是基於人類細密的觀察和人生經驗所創造，經過無數人雕琢、延用而成的簡

潔語句。這一種又可分為三類。

第一類是格言。這類格言大部份是採自古書，而以台語讀出。它不專屬於「國語」，是所有漢文化圈的共同文化遺產，不但漢族延用，即連朝鮮、日本、越南都採用。如「忠臣不仕二主、烈女不事二夫」、「惡有惡報、善有善報」、「人死留名、虎死留皮」、「人之初、性本善」……這一類因為是古漢語，大部份只流傳於士大夫之間，只有少部份被一般庶民流傳，並且隨著漢文教育的荒廢急速失傳。

第二類是俗諺。是就一般風俗習慣，歸納成簡潔語句，以為教育或規範禮俗儀節，或只附著於民俗現象的諺語，當禮俗或民俗改變時，這一類俗諺便遭到淘汰的命運了。如「肉愛予儂食、骨袂使予儂齧」、「袂曉扑紐仔毋通嫁翁」、「儋查夫、無儋查某」、「查某团得田皮、後生得田骨」、「孤齒食姑米」、「菱苴流去、簾（講）嘛無路用」、「年頭飼雞栽、年尾做月內」……這些舊時極為重要的諺語，因為風俗習慣的變遷，變成不合時宜，已經失去意義，所以社會上已不再流傳，久之便成死諺。

第三類是哲諺。這一類諺語有一部份原本也是俗諺，但經過長久使用之後，不斷被引申、擴大了意義，所以即使風俗習慣改變了，它仍然繼續被使用。如果說諺語是人類智慧的結晶，則哲諺便是寶石，是人類智慧的精華。台灣哲諺是台灣人祖先為後世子孫所留下最寶貴的語言文化遺產。

哲諺中有原本就是一種民間哲學思想的表現的，如：

「一好恰一哇，無兩好通相排」（有好就有壞）

「嬌穠（美醜）無比止，恰意卡慘死」（情人眼裡出西施）

「中主儂意便是好工夫」

「初三四、月眉意，十五六、月當圓，廿三四、月暗冥」

「父母痛罔長流水，罔孝父母樹尾風」

這是永恆的道理，無論任何時代都不可改變的。它原本不屬於俗諺之一類，是鶴佬人祖先長久對自然的觀察，不斷積累的人生經驗。

至於原本屬於俗諺，而今尚可適用的，諸如：

「儂跤跡有肥」（人腳跡有肥）

這句話起源於泥地板時代，因為客人多，由外面帶來塵土，致使地板越來越厚，經過一段時間，必須用鋤頭鏟平。如果客人少，地板就不容易積厚。正如格言所謂「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，客人多是一個人發達的象徵，無論是多金之富或學問之富，都是好事，所以「儂跤跡有肥」有鼓勵人好客之意，雖然現在已很少有泥地板，進公寓為客甚至要脫鞋以示有禮，極少人能體會「儂跤跡有肥」的道理，但這句話仍繼續流傳著。

「屎畧仔愈撓愈臭」（愈描愈黑）

「屎礮（音學）」是毛坑。二三十年前鄉下家家戶戶都有「屎礮」。屋外挖個坑，架上兩條木板，搭個草棚，就可大便，一面大便一面欣賞「屎礮仔蟲」在毛坑裡自得其樂的游泳，香氣噴鼻的景象，四十歲以上的鄉下人當記憶猶新吧。但曾幾何時，「屎礮」改為日式的「便所」，再改為「文化便所」（抽水馬桶），又是WC、又是「化妝室」，年輕人已不知「屎礮仔」為何物了。然而此諺仍繼續流傳。

當然，台灣哲諺也是隨時在改進的，像「一府四縣遊透透」現在改說「台灣頭尾遊透透」或「台灣頭行格（到）台灣尾」；「狗吠飛鳥」（無濟於事，多此一舉），火車開通之後改說「狗吠火車」；「輸儂毋輸陣，輸陣卵鳥（陽具）面」因為粗俗，改說「輸儂毋輸陣，輸陣歹看面」；汽車交通發達之後，交通事故頻發，司機遂成危險行業，因而新生了「司機紅衫穿一半」或「計程車司機紅衫穿一半」的諺語。

台灣諺語不但充滿了智慧，並且構思與修辭也非常巧妙。譬如上舉；

「初三四、月眉意……」

簡直就是一首詩。

「父母痛团長流水，团孝父母樹尾風。」

美得令人心酸。

「狗吠火車」

把現實習見的「狗」和「火車」構思在一起，栩栩如生，比起「無濟於事，多此一舉」顯然是有力多了。

「尿嚕仔愈撓愈臭」

比「愈描愈黑」不但更為猷健，也更辛辣。

有一些人以爲我研究台語只是爲了興趣，或者爲了滿足鄉土情懷，我不否認這是原因之一，但是如果台語是粗俗的、沒有文化的，我不可能持續二十幾年，一直把研究台語當成我的終生職志。

正因爲台語是這麼深刻，這麼有趣，讓它被膚淺、粗俗，沒有現實社會文化基礎的語言摧殘、踐踏，祖先留下的語言文化遺產日益殘破，祖先的智慧寶石被視如糞土，我不禁感到太可惜、太不忍、太憤慨。所以我不但要研究它，並且要保護它。

「台灣哲諺」的蒐集研究，是我台語研究的項目之一，並不是全部。但我非常謹慎在進行。我先是蒐集了能夠蒐集的文獻，加以細心研讀。然後從七千條諺語中選擇了二千餘條哲諺，製成卡片，並按其意義，加以分類。這二千條之中有一些是前人說明不清楚，我無法理解的，有些因爲只有漢字，不標音，我也不敢隨意亂讀。我必須一條一條去請教阿公阿婆，務必了解其本義、引申義而後止。在我進行訪問的過程中，我也不斷蒐集到前人未著錄的諺語。每蒐集到一條新諺，每了解到一條以前不明白的諺語，就感到非常興奮。這是我研究台語最大的樂趣。

近年台語研究成了熱門，不但台語字典紛紛編纂，諺語專著也出了幾本。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品質都不太高。

第一、日據時代出的俚諺專著，每一本都有假名注音，但戰後所出的，沒有一本有注音，即連難讀的漢字都不能精確地注音，這是一大退步。

第二、有些研究者延襲了中國樸學家的陋習，只當故紙堆蠹蟲，從文獻中東抄西抄，不做調查研究；有的甚至分不清是大陸那省諺語，便拿來充當鶴佬諺語；有的不知本義，也不知通俗流行的引申義，便穿鑿附會，胡扯一通，把老一輩的台灣人當成傻瓜；有的發揮想像力，妄以己意加以無限制引申發揮。這些反科學的作法，其實已經不是研究，而是創作了。

第三、有些抄書家不懂台語，把日本人的錯字加以延用，遂誤導了讀者。舉個例來說，有句諺語：「十月臍，乞食睏破蓆」，所謂「十月臍」又名「秋後熱」，秋老虎也。所謂「十月小陽春」，入秋之後天氣轉涼，到了十月時忽然熱了起來，熱得令人發昏，連乞丐都賴在床上睡懶覺，不想出去要飯了，故曰「十月臍，乞食睏破蓆」。為什麼叫「十月臍」呢？這「臍」字讀作 *siōh*（燒第八聲），有三義：一是汗，如手汗曰「手臍」，脚汗曰「跤臍」，本字可能是「泄」，有說是「液」字。汗排泄而出，故曰「泄」；二是衰落義，如「芎蕉臍去」、「囡仔直直臍去」、「生理眞臍」，本字不知為何；三是衰而復起，如水果採收之後，再生較小的水果，謂之「臍个」，如「臍茭仔」、「臍蓮霧」。「十月臍」就是第三義，即秋後再度轉熱之義。日人著作中，如台日典寫成「十月臍」，

其餘有寫成「十月燒」，但注音仍注第八聲，吳瀛濤《台灣諺語》延用「十月燒」，並注釋為「熱」，大錯。後來我又看到有學者抄襲他的寫法與說法，大作文章，可惜。

台語研究若是不能出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，而止於趕時髦、滿足鄉土情懷，對台語文化的發揚與提昇，是沒什麼益處的。戰前長老教會的牧師們、日據時代的研究者，無不是非常認真嚴謹，今天台灣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語言文化竟如此粗疏、不負責任，實在令人失望啊！

《台灣哲諺典》原本自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在民衆日報連載了一陣子，後來因為該報改版，中止連載，至今足足一年，尚未復刊。去秋中廣全國聯播節目邀請我講「每日一條台灣俗語」，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出國以後停播。爲了中廣播講，我曾經把二千餘條台灣哲諺重新整理改寫。但因為我回國復播之後改講「台灣禮俗語典」，台灣哲諺典就沒有再寫下去。一九八八年太平洋日報創刊，九月十日起「台灣哲諺典」又在報禁解禁之後第一個非報系創刊的新報上重新找到了歸宿。但可惜太平洋日報又改版，「台灣哲諺典」又被拋棄了。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中廣講的「台灣禮俗語典」結束，於是又開始講「台灣哲諺典」。一九八九年年底，「台灣哲諺典」終於得到前衛林文欽先生慨允出版，並連帶出版錄音帶，總算使我完成了一件心事。然而這本書爲了音標未定的問題，一直擱置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出版。